

如歌岁月三十年

30 YEARS as time goes by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首都博物馆
CAPITAL MUSEUM, CHINA

1978-2008 共同记忆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展

1978~2008 Common Memory:

The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for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in 30 Years

9:00 ~ 17:00 (16:00 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16 号 100045

www.capitalmuseum.org.cn

wap.dcmc.mobi

010-63370491 63370492





儿时的绿书包

一个帆布制作的绿色书包，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这可能过于普通了。它不但简陋，而且容量太小，几乎装不下什么东西。但对七八十年代出生人来说，它却是记忆里挥之不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看着这个书包那种特有的绿的沧桑，我们都忍不住想背上它，去找回童年的简简单单而又色彩斑斓的日子……

那时的书包，轻飘飘，也沉甸甸，轻飘飘的几本教科书，多半读的不很认真，作业是只到期末时才认真作的，平时只要瞒过老师的火眼金睛，就算是万事大吉——事实上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只要期末可以拿出一个

多少像点样的成绩，老师就会对下一学期的作业放松警惕。一方面是轻飘飘的书本，一方面是沉甸甸的各种好玩意——几个晶莹剔透的玻璃球，几张旧挂历叠成的色彩斑斓的三角，一副揉的皱皱巴巴的“象狮虎豹狗狼猫耗”，女孩子的书包里，多半还有一根打了无数疙瘩的长长的猴皮筋，而男孩子的书包里，有时会找到一把小小的弹弓，就等着放学后对准街边的路灯，如果是秋天，还会发现几片足有巴掌大的杨树叶，是为下课后随时进行的“拔根”游戏准备的……那时的书包，盛满的是童年的梦想与欢乐……





不知从哪一天起，书包的面目变得渐渐豪华，再也听不到铁皮铅笔盒的咣当作响，而是被表面软软的塑料铅笔盒取而代之，盒里也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两支中华铅笔和一块大橡皮，而是分门别类的装满了自动铅笔、铅芯、圆珠笔、彩笔……粗糙的课本皮上被套上了亮晶晶的塑料封皮，封皮上的葫芦娃和变形金刚，是85、86年孩子童年的新宠。

整个八十年代，流行的太杂乱，流行的变奏也实在太纷繁。有人这样形容“80后”：“……我们可能是挺特殊的一代。这种特殊不是说多值得炫耀，而是某种处于历史命运转折点的特色。我们在贫与富的边界上走过，在自由与约束的边界上走过，在纯良与邪恶的边界上走过，在闭塞与开放的边界上走过，在金钱与财富的边界上走过，在道德与道义的边界上走过，在世纪与时代的边界上走过……”80后的书包，装过猴皮筋和弹弓，也装过任天堂游戏机和电子词典；装过《童年》、《在人间》，也装过《窗外》和《月朦胧鸟朦胧》。

今天，我们谈起三十年来的共同记忆，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和他父辈的共同话题，改革开放初期，父辈们刚刚从禁锢中走出，今天他们共同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目睹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共同成长。今天，已是而立之年的七十



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偶尔经过798艺术区，看到其中酒吧的服务员身背草绿军挎包，或许会低头莞尔一笑，承载着童年欢乐的军挎包，就这样重出江湖，只是转瞬之间，自己已不是当年……

[文/吉光]



这些故事，和我们一同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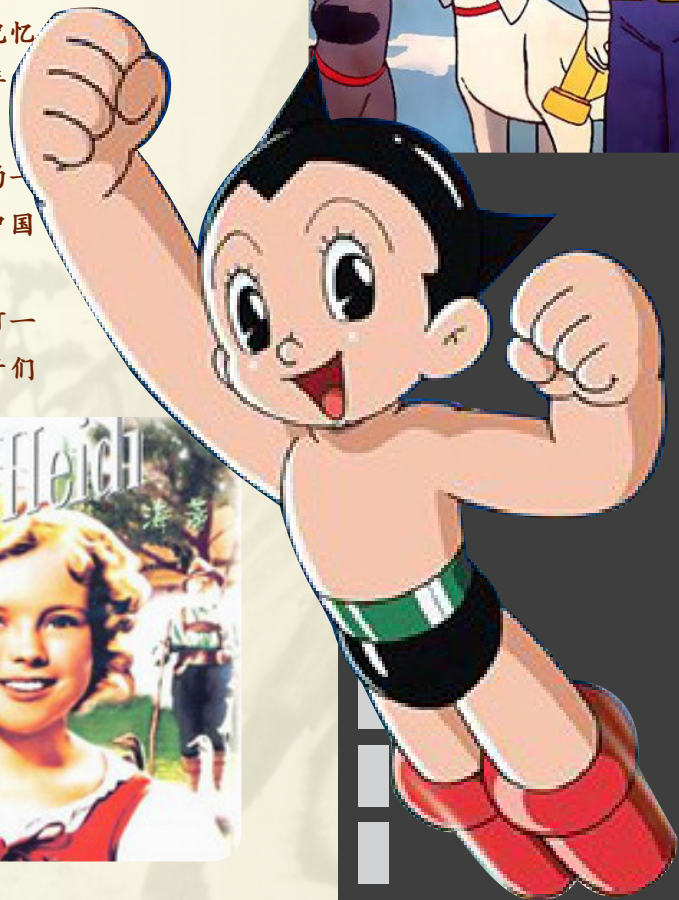
——小视角看改革开放三十年影视文化变迁

有幸出生于一个伟大的年代——改革开放的1978年，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当年呱呱坠地的婴儿如今已而立之年，好像还没有到怀旧的年龄，梦想在眼前召唤着不甘平庸的灵魂，奋斗的同时居然也能够平静地忆起走过的如歌岁月，以及那些在记忆深处、难忘的影视剧。娱乐是最能见证生活轨迹的旁观者，三十年的容颜幻化在影视文化的转变中得到了最精髓的表达。

影视剧的受众有着从大众到小众再到“自众”的变化，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文化心理。而那些融入我们生命无法与之剥离的成长记忆，是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中国的记忆。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观众，是真正的大众。“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阿一西太噜。”只要一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我们家平房门前的小路上就会有很多小孩子们奔跑相告，“一休哥开了，一休哥开了”。那时候不仅小孩子，大人也都特别喜欢一休哥，有时大人会说，我家宝宝长得真像聪明的一休啊，算是一种褒奖和愿望。小孩子一个个恨不得自己也剃光了头，用两个食指先在口中沾点唾沫，然后闭上眼睛，手指在头顶上划小圈圈。然后，像一休一样，一个绝妙的对于当时的孩子来说有点深奥的好点子就出来了。

动画片成为孩子的最爱，电视中有很多难忘的卡通形象：充满力量和智慧的铁臂阿童木、快乐可爱的蓝精灵、略带忧伤可爱又美丽的花仙子……看着善良美丽的小蓓为了寻找“七色花”不断努力着，羡慕她能“花钥匙”的魔力变幻各种难以想象的漂亮衣服，盼望着那个帅气的李嘉文能快些赶上小蓓，陪她共同实现梦想；《绿野仙踪》里神秘的东西南北女巫





有的善良有的邪恶，总是让人看得既过瘾又紧张；《咪咪流浪记》里“走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的那句主题曲总是随时都能哼唱出来，以至于多年后已经成人的我总是无法自制地想，为什么她的爸爸要抛弃她，而她却非要找到他？

模仿动画片、影视剧中的形象是当时小朋友的一项重要娱乐项目，小朋友会在动画片之后展开激烈的讨论，一般来说毫无结果，但并不影响大家对真理的执著探求。我们还会竞相模仿动画片里的形象，并且怎么都觉得别人的扮演不像，最像的只有自己。梦中都是自己变成了小公主，勇敢而忧伤地和坏人作斗争。

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于露天电影都不太陌生，文化宫、青年宫是年轻人的天堂，很多年轻人在青年宫玩当时的新事物——游戏机，传统项目气枪射气球、套环等游戏，然后就一边等待露天电影的开幕。我还依稀记得看过的一个古代鲤

鱼公主和凡人的爱情故事，好像是叫做《碧波仙子》吧，隐隐记得鲤鱼精一袭绿衣，美得让当时七八岁的我们叹为观止，广场上人来人往，音响效果乏善可陈，几乎听不清台词，影像更是无法做到很清晰，但是，关于爱与美的最初启蒙就从一场场模模糊糊的露天电影开始了。有时候下雨了，只要雨不大，肯定会有不少铁杆影迷坚持到最后，着实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不少乐趣。一般幕前坐满了人，挨挨挤挤的。有专注看电影的，也有不自觉说小话的，有敢怒不敢言的，还有打抱不平站出来主持公正的，那时候的人们，不断地接触着，互动着，关系简单而密切。

八十年代初时，即便是黑白电视机也不是所有人家都有的，通常情况下是一大堆人聚在有电视的人家看电视，大人、小孩都提着小板凳，自动排队坐好，有电视人家的大人孩子都坐在最好的位置，其他人基本遵守先来后

到的原则从前到后坐，电视机前会因为剧情的发展哄笑一片，也有人谴责说话的人影响了大家观看电视剧，困了都坚持不肯走最后睡得东倒西歪被家长抱回家是常事。《射雕英雄传》、《十三妹》等港台电视剧印象中都是在这种环境下看完的。

上小学时学校经常组织看电影，《霹雳贝贝》之类的电影都是学校组织看的，看完后我们都特别羡慕和同情那个带电的孩子。对当时的影

Miss You Forever <http://www.barbarayung.com>
(c) 2002 By Yung-hui. All Rights Reserved



视剧印象都很深刻，比如《妈妈再爱我一次》，不知道赚取了多少人的眼泪，反正我看了两次，每次都哭得泣不成声，有一次是学校组织的，记得前排的男同学扭头对哭成一片的女同学们说，至于吗你们？不知道是不是男生这样说加重了那种悲伤气氛，亦或者女孩子潜意识里更愿意给男生展示自己富有同情心的形象，记忆中的影院最后是哭声一片。

还有《茜茜公主》，几乎是那个年代征服所有女孩子的片子，女孩子三三两两的，会在每天放学路上，兴奋且不厌其烦地讨论影片中的每个细节，比如茜茜公主从楼上跳下来戏剧性地钩住国王的鱼钩是什么样子的？动作是怎样的？那时候对于爱情还处于懵懂状态的我们，似乎在努力回避什么，又在含蓄地想要知道什么，较之今天孩子的早熟，那时候的情感，似乎有着恰到好处的含蓄，让今天都回味无穷。调皮美丽的茜茜和英俊国王的爱情在当时的女孩子看来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梦想。成年后知道了真实的茜茜公主并不幸



福甚至有个悲伤的故事版本，更了解到饰演茜茜公主的演员也相当不幸的经历后很是悲观了一阵子，终于理解了所谓童话的完美，其实就只在童话里面。

如果说女孩子迷恋茜茜公主，那男孩子的偶像就是《少林寺》中的秃头和尚了。小小的银幕前，每个男孩子都觉得自己成为了身怀绝技的十三棍僧，就等着有朝一日下

山一显身手。那时候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男孩因为迷恋嵩山少林而离家学武，至今下落不明，请家长提高警惕等等。其实，少林，是一代男孩心中的英雄梦，今天看来，这样的梦想或许幼稚，或许粗糙，却支撑了我们的少年时代。

那个时代很有影响力的电影有《庐山恋》、《小花》、《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芙蓉镇》、《流浪者》、《追捕》、《大篷车》等，每一部都是那个时代的影视经典。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人们心中的明星

梦已经生根发芽，娱乐进入了一个疯狂追星的时代。家里的电视机早已从黑白电视变成了彩电，彩电也升级换代，液晶、背投、家庭影院……

流行文化的盛行不知最初是否源自港台热，新鲜的粤语歌曲、演员洋气的服饰装扮，都让十多岁时的女孩子课间经常为崇拜刘德华还是郭富城吵个不停，开运动会时，学生都在传阅一两本翻得快烂了的杂志，明星绯闻比运动会上的比赛更有吸引力，明星海报、贴画是新年同学们互相





说，琼瑶，是中国流行文化的传奇。

与此同时，在世界影坛上，以张艺谋和陈凯歌为首的中国第四代导演异军突起，成为国内国际公认的大腕，尽管像《红高粱》和《霸王别姬》这样的电影中，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不无偏颇，但是，这毕竟让世界影坛知道了，在古老的东方，有一个神奇而伟大的国度，它的名字是中国。

当我们知道时尚的含义并且开始追逐和为之疯狂后，才发现时代又开始回归了，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则完全进入了科技引领娱乐的时代，网络、手机等产品衍生出来的网络秀和全民选秀成为整个中国的娱乐方式。多元化、个性化的主张让今天的时尚变得更加难以定义，各种风格、流派、各种小众、窄众频出，现在还出现因新媒体

赠送的礼品，海报的命运则往往在父母的干涉下从写字台旁移到床头，再从床头移贴到门上，我们对明星赋予了太多自己想象中的美好特质，仿佛拥有了明星的海报，就拥有了这些美好的容颜和气质，还有，自己想象中的美丽人生。

提到八九十年代，琼瑶是不能忽视的一位。从《窗外》开始，《婉君》、《三朵花》、《一帘幽梦》、《哑妻》、《梅花烙》、《几度夕阳红》主人公在爱中死去活来地挣扎。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不复杂的剧情、从小说到电影电视，琼瑶式的纯情彻底征服了一代人，文化精英在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中嗅到了思想解放的气息，而普通

百姓则情愿在电视机前跟着故事的主人公哭哭笑笑，再加上影视剧中大眼睛美女和风度翩翩温柔善解人意的俊男，琼瑶剧，让从九岁到九十九岁的中国人在书店里，在电视机前各取所需，难怪有人





及与自己相同相近的文化。

这段时期的影视剧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青春爱情类的影视剧依然占有一席之地，《情深雨蒙蒙》、《流星花园》、《永不瞑目》、《泰坦尼克号》、《还珠格格》、《奋斗》等，依然让成长中需要偶像的少男少女们过了把瘾。

“韩流”来势汹汹，把中国的老中青三代一网打尽。《蓝色生死恋》、《看了又看》、《大

博客而产生的“自
众”——
自己就是
自己的观
众。媒体
类型在丰
富，文化
在丰富，
人们在个
性化选择
的路上越
走越远，
认同的，
是自己以

长今》等一部部甚至上百集的电视剧，都让广大的女性观众如痴如醉，韩剧中细腻的感情表达、传统和现代文化碰撞交织的家庭道德人情、英俊温柔体贴的男士都成为吸引大量观众的原因。

近几年贺岁片开始流行，《甲方乙方》、《大腕》、《非诚勿扰》、《爱情呼叫转移》、《女人不坏》等电影为都市人所喜爱，忙碌紧张的工作之外增加些喜庆的感受成为一种需要，对时尚热点的把握、幽默诙谐的语言和表演，都让观众在捧腹大笑中度过自己的休闲时光。

经典片子的回归是另一种文化现象，也许是厌倦了太过喧嚣的都市浮躁气息，怀旧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乎，很多人会躲在家里重温经典，《渴望》、《便衣警察》、《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编辑部的故事》、《雍正

王朝》、以及秀兰·邓波儿的《小天使》、《蓝眼睛》、山口百惠的《血疑》、《望乡》、欧美的《魂断蓝桥》、《勇敢的心》、《芳芳》、《蒂凡尼的早餐》等，似乎更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更让我们身心愉悦。

从平房到楼房，从黑白电视到家庭影院，从引进的异域文化到百花齐放，生活在传媒世界中的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却也偶尔会怀念曾经搬着小板凳挤在一起看黑白小电视时温暖的感觉……

[文/杜莹]



三十年，这样的旋律曾经飘过我们的心灵

1978 《龙的传人》

这是一首唱给全中国人民的歌。

龙，是中华民族永远的图腾。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侯德榜凭借这样一首歌走进了亿万中国人的心里。今天，对这样一首歌曲再回眸，其中澎湃的激情仍然让人心动不已，其中这样几句让人至今难忘：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她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永远永远是龙的传人。

1979 《乡恋》

《乡恋》是一个符号，是一段让人欲言又止的岁月。当时，邓丽君的歌声正通过各种方式传唱于大江南北，《乡恋》一经推出，李谷一就被冠以“李丽君”的美称。今天看来，这首歌或许青涩，然而，这，就是回忆。

啦……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1980 《军港的夜》

1980年年初，《北京晚报》社举办新星音乐会，通过广播向全市直播，



这样的行为，本来就具有投石问路的意味——看看流行音乐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谁知道，音乐会结束后，全国都知道有一位歌手，名叫苏小明，有一段旋律，让人如醉如痴，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军歌不仅可以嘹亮，也可以温柔。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多么辛劳。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

1981 《年轻的朋友》

这首歌，本是1981年峨嵋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年轻的朋友》的插曲。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这样一部电影，但是这首歌，却成为八十年代年轻人舞会的必修课。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1983 《我的中国心》

一首主旋律歌曲，居然会如此的流行，这恐怕也是当初未曾想到的。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张明敏一身中山装，也成为当时风靡

一时的时尚。港澳台和大陆的感情有多深？听听这首歌，或许会有切实的体会。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流在心中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1984 《酒干倘卖无》

1983年在台湾上映了电影《搭错车》，悲情的故事，赚尽了亿万中国人的眼泪，其中的插曲《酒干倘卖无》也因此走进了千家万户，还有学者专门撰文，探讨《酒干倘卖无》五个字的出典，以为其中有深意存焉。实际这不过是一句台湾土语，意思是，“有瓶子子卖吗？”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

1985 《小草》

1985年春节联欢晚会，这首来自边防战士心头的歌，成为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心头的疗伤良药——不必寂寞，不必烦恼，因为自己始终根植于生生不息的大地。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春风呀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呀阳光你把我照耀。河流呀山川你哺育了我，大地呀母亲把我紧紧拥抱。

1986 《一无所有》

1986年，摇滚乐，一个在当时听来多么陌生的名词，崔健，凭借一首《一无所有》和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的造型就这样让摇滚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1989年，崔健的著名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发行，“新长征”是那时对改革开放的标



准称呼，当一盘磁带上赫然出现“新长征”三字，意味着，一种前卫的音乐形式，终于被大众所接受。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

1987 《冬天里的一把火》

1987年春节《冬天里的一把火》走进了千家万户，混血儿费翔成为一代人心中帅哥的典范，《冬天里的一把火》顺便把原本是舶来品的“迪斯科”火了一把。但是那年夏天，很多人情不自禁地把这首歌和那年的兴安岭大火搭上了关系。让费翔遭受了一回不白之冤。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1988 《黄土高坡》

1984年陈凯歌电影《黄土地》的主题歌，现在这首歌和这部电影一样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艺术界的里程碑，只有当年的原唱者胡月偶尔会被人遗忘。因为一首歌，中国歌坛上刮起了西北风。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从坡上走过。照着我的窑洞，晒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留下我一往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

1989 《爱的奉献》

2008年，5月12日之后，这样一首老歌再一次唱响全国，每当灾难从天而降时，是这样一首歌把大家联系在了一起，这首歌的原唱韦唯说，“我多么不希望再次演唱这首歌，我只希望在洒下爱的火种的时候，收获的是欢乐和温馨，希望大家不要等到



灾难降临时才想到去关心需要关心的人……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再没有心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死神也望而却步，幸福之花处处开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1990 《亚洲雄风》

1990年第25届亚运会，北京首次举办世界性的体育赛事，尽管当时的规模无法和2008年的29届奥运会相提并论，当也着实让亿万中国人兴奋不已，据说，亚运会后，北京街头小混混吵架时都要唱：“……你要是不低头，让你热血流……”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我们亚洲树都根连根，我们亚洲云也手握手。莽原缠玉带田野织彩绸，亚洲风乍起亚洲雄风震天吼。

1991 《好人一生平安》

随着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的热播，其插曲《好人一生平安》的忧伤曲调唱遍街头巷尾，其实，在今天看来，《好人一生平安》的曲调也未免过于哀伤，但是，对于文革的集体记忆却足以扣动

一代人的心弦。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谁能与我同醉，相知年年岁岁。咫尺天涯皆有缘，此情温暖人间。

1992 《我的1997年》

伴随着各种录音机和唱片，“我的1997年”的歌声响彻大江南北。内地人对香港回归的种种猜测，从这首歌里可见一斑。与此同时，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的影片《甜蜜蜜》同样表现了面临回归的香港人的种种期盼，同样的黄皮肤，同样的黑眼睛，同样的好奇与猜测，正所谓一点乡心两处同。也正是因为这首歌，女歌手艾敬一夜成名。

1997快些到吧八百伴究竟是什么样？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勘体育馆；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1997快点儿到吧八百伴衣服究竟怎么样？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勘体育馆；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

1993 《雾里看花》

1993年3·15晚会，一首为维护消费者权益创作的公益歌曲，却因为其中表达的朦胧爱情而传入千家万户。这首歌的词作者阎肃老师，也因此在半百过后和流行挂上了钩。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1994 《同桌的你》

谁没有纯情浪漫的青春，谁没有欲说还休的初恋，诞生于校园的歌手——老狼，以一首《同桌的你》从此走红。这首歌，可以唱给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在歌声中为刚刚结束的校园生活画上一串长长的省略号，可以唱给成家立业的中年人，少年时的难言的心事在歌声中和盘托出，因此，此曲一经推出，就被当年的大学生称为“毕业歌”，在各种晚会广为传唱，成为校园民谣的经典曲目。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1995 《辣妹子》

《辣妹子》让很多中国人第一次感觉到，民歌，也可以这么流行，宋祖英高亢而甜美的嗓音，也为这首歌增色不少。

辣出的汗来汗也辣呀汗也辣，辣出的泪来泪也辣呀泪也辣，辣出的火来火也辣呀火也辣，辣出的歌来歌也辣，歌也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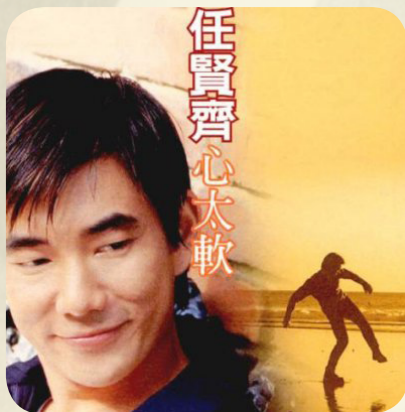
1996 《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是1996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天路》的主题歌，事隔多年以后，我们已经记不起《天路》的情节，只有《青藏高原》那仿佛冲破天际的旋律伴随着“歌手李娜出家”等一系列传闻而回荡在我们的记忆里，经久不衰。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那可是青藏高原？

1997 《心太软》

一首歌的流行，其实有时也很偶然，这首歌的曲调其实很简单，却触动了都市男女最柔软的内心，1997年，这首歌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就连刚刚上小学的孩子在出早操时都要哼哼两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1998 《相约98》

1998年春晚，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个春节联欢晚会，内地香港歌手合唱的歌曲理所当然地受到追捧。再加上富有深意的歌词和那英王菲的倾情演唱，自然成为经典，而在大街小巷，98年仿佛一夜之间冒出许多酒吧都起名叫做《相约98》。

来吧来吧相约九八，来吧来吧相约九八，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意中。来吧来吧相约九八，来吧来吧相约一九九八，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1999 《常回家看看》

在199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陈红、蔡国庆、张迈、江涛合唱了一首《常回家看看》，契合了奔忙一年的人们回家的脚步，也为社会转型时期忙碌的人们提供了心灵栖息的宁静港湾。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



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只奔个平平安安。

2000 《至少还有你》

2000年春晚，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女歌手林忆莲柔弱缠绵的声音穿透了世纪的尘埃，成为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经典。新的千年来临之际，世界仍然充满着炮火纷飞的消息，我们每个人仍然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徘徊在十字街头，不要紧，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爱情，作为我们心灵的避风港。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那里。

2001～2008……

说实话，对这几年的歌，真的很难评出个子丑寅卯，七年的时光，还不足以让一首歌从流行成为经典，何况现今的歌坛，真的可以用“异彩纷呈”这个词来形容，各种风格，各领风骚，让人目不暇接，如果真的想每年选出一个代表来，还真的让人为难，于是，我们不再勉强，只是很多优美的旋律飘进我们的耳朵时，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凝神一想，哦，又是一年流行风……

[文/吉光]

三十年，我们曾经被这样的故事感动，今天，他们已成为我们心底最深刻的吟唱，今天看来，当时的技法或许并不成熟，当时的故事未必曲折，但是，这是一代人心底的歌……

青葱岁月：这是一个解冻的时代，这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痛，因为太久的压抑与伤害；快乐，因为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来临……

《班主任》作者刘心武，发表时间：1977年

这是新时期献给广大人民教师的一首赞歌。不论是娃娃脸的尹老师，还是“班主任”张老师，不一定是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但绝对是那一代人心中好老师的典型。至于石红和谢惠敏，虽然可以看出作者有点为文造情，但是，很多70'后说，他们那个时代，女孩子就是那样真诚可爱。更何况，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直接发出“救救被四人帮害了的孩子！”的呼唤，更是一代人心底的呼声，真可谓让人“如沐春风”，早春的气息弥漫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爱，是不能忘记的》作者张洁， 发表时间：1977年

爱，是不能忘记的，这或许经过文革十年后，很多人心底发出的声音——有多少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与心中的恋人擦肩而过，唯一留在心底的故事就是甚至没有牵过手的精神之恋。这篇作品的意义在于，让当时大批的文学青年眼前一亮——爱情，可以写得这样美，这样感伤。

《人到中年》作者谌容，发表时间：1980年

三十年，这样的文学作品扣动了你的心弦

一个中年的女知识分子到底活得有多累？几乎可以从《人到中年》的主人公陆文婷身上找到全部的答案。柔弱的双肩，担起深爱的事业，挚爱的家人，幼小的儿女，要做好医生，好妻子，好母亲……这样一个形象，让一代代在家庭和事业中徘徊、挣扎、奋斗的女性找到了知音和榜样。而女作家细腻浪漫的笔触和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在当时也堪称新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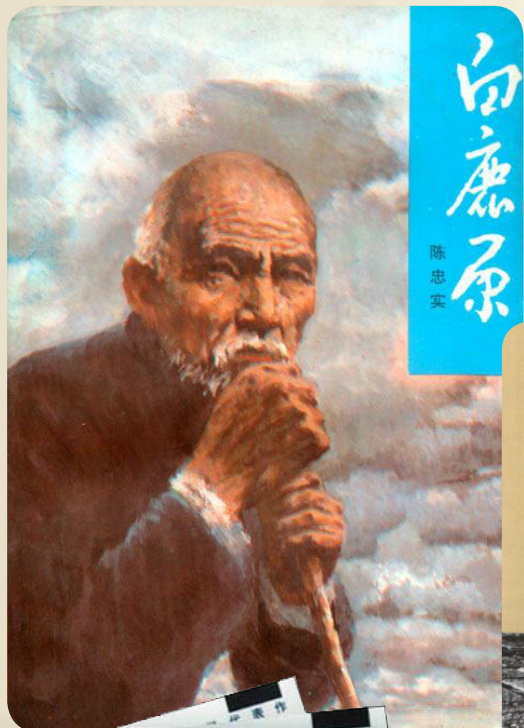
《蝴蝶》作者王蒙，发表时间：1980年

写老干部，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第一个十年中的热门。《蝴蝶》、《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些妇孺皆知的作品都涉及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是高层官员，因为政治原因，来到了农村，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妇女的呵护与爱戴，多年后，他们官复原职，追忆当年的似水年华……而《蝴蝶》在其中之所以更受推崇是因为其独特的表现手法让人产生时光交错之感，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新鲜的。

《棋王》作者阿城，发表时间：1984年

说到文化寻根，很多人想到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棋王》，讲一个“棋呆子”王一生的传奇故事，作者直面当时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的空虚，也就在贫乏和空虚中，作者开始赞美知青，赞美知青特有的智慧和活力，或许，这篇作品可以看作日后风靡中国的“知青文学”的发轫之作。





白鹿原
陈忠实

《窗外》作者琼瑶

八十年代,《窗外》第一次羞答答地走进大陆中学生的视野,不论当时的书评对这部作品多么苛刻,还是无法禁止它在无数少男少女中大肆流行。爱情,令人怦然心动的绝望的爱情,正是这本小说,让情窦初开的少年们第一次知道——恋爱,也可以这样谈——谈得这样浪漫,这样唯美。

金庸现象

作为一个武侠作家,金庸的影响力和声誉已经超出了武侠的范畴。《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天龙八部》、《鹿鼎记》……在八九十年代,金庸几乎成了正在成长的男孩子的必修课。

朦胧诗

舒婷、顾城、北岛、梁小斌、海子……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意的年代,理性与激情、欲望与冲动……一个勃发的年代,而诗歌这是表达这种勃发的最好方式。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发表时间:1988年

发表于80年代末的作品,到了九十年代迅速走红,因此把它列入九十年代的文学成就中也并无不妥。平凡到细碎的生活,与苦难顽强的搏斗,饱含着泥土芳香的爱情……这部作品更像是一个六十年代生人的创业史,平凡,却不乏崇高;朴实,却毫不寒酸——都市男女读到它,可以尽情地想往农村的生活;农村的青年读到它,却是激励自己到城市奋斗的励志读本。



百花齐放: 当八十年代的热潮渐渐褪去,人们终于开始正视身边的日子,当玫瑰色的面纱被掀开后,我们发现,我们的文学,需要热情,更需要思考。

《活着》作者余华,发表时间:1992年

说到九十年代的小说,《活着》是不能不提的一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作品本身并没有给出答案。难道真的活着本身就是目的?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热之后,《活着》更像是一部反思之作,不仅是在反思上一个时代,更是在反思人生本身。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发表时间:1993年

两个家族的历史,展现中国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白鹿原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多少动人心魄的故事——这是一部中国人的心灵史。因其厚重的历史感,本书曾获得1997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文化苦旅》作者余秋雨，发表时间1992年

很多人认为，《文化苦旅》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普及读本。尽管作者的本意并非如此。作为90年代学者散文的开山之作，《文化苦旅》指明了这类文字的写作方向——大文化的视角，历史掌故与人文关怀的结合，忧伤深沉的文字……以后余秋雨先生的多部文化散文，始终没有离开这一模式。

《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发表时间：1990年

令人荡气回肠的校园爱情与少数民族独特的民风民俗，赚尽了无数少男少女的眼泪，细读之后，或许读者会发现，书中的几个爱情故事并不新颖，无非是民族的隔阂与世俗的偏见酿成了恋爱的悲歌；而对

回族风俗的描写也不无纰漏，很多回族研究专家对此非议颇多——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现实——当读者被作者营造的氛围和讲述的故事感动时，根本无暇考虑什么叙述的严谨和故事的新鲜，或许，这，就是文学永远的魅力，人们关心的是艺术，早已忘记了生活本身。

王朔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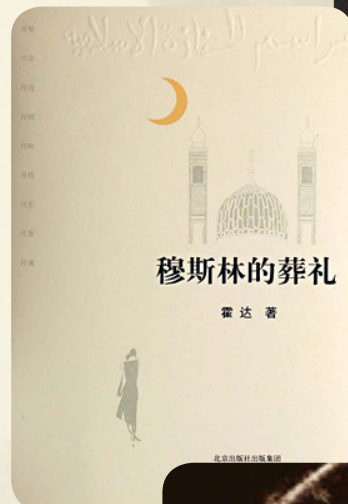
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坛影坛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王朔现象”。王朔以京味文学、痞子文学出名，代表文学作品《玩主》、《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看上去很美》等，不少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并且引起轰动和关注。

其作品对白通俗化又充满活力，叙述语言以戏谑、反讽为主，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都有嘲讽。“我是痞子我怕谁”，成为一部分青年人的精神象征。

民国文人的再发现

不知从何时起，一些淡出我们视野多年的面孔又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先是张爱玲，在被正统文学史排斥多年后，她的作品《金锁记》悄悄地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上，然后是铺天盖地地张爱玲作品集——《半生缘》、《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小女人的忧伤与对人性之恶的露骨的剖析，让这个沉寂了半个世纪的作家又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与她同时回归的，还有钱钟书，

沈从文，废名、张恨水……这些作家，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我们屏蔽了太久，今天，当我们的激情渐渐褪去，我们发现，人，不仅可以热血沸腾，





我们可以不喜欢，却无法漠视……

韩寒与80'后写作

提到新的世纪，韩寒是不能被忽略的一笔。赞扬也罢，鄙视也罢，韩寒的出现印证了张爱玲在上个世纪的那句名言：成名要趁早！年少成名，令人艳慕，也出现了不少跟随和效仿者——郭敬明、孙睿、蒋方舟……现在看来，80'后的写作方兴未艾，韩寒作为其中的领跑者，功不可没。

安顿与“口述实录”

应该说，安顿的出现满足了中国人心底的欲望——喜欢窥探别人的生活，对别人的私生活充满了好奇心。因此，当《绝对隐私》一出版，立刻高居当年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当然，如果你的内心确实有一段隐秘的感情却又不吐不快，你不妨告诉安顿，你的叙述，打开了自己的心结，也成为别人的故事。

《第一次亲密接触》与网络文学

今天看来，“痞子蔡”与“轻舞飞扬”的爱情并不新鲜，也缺乏曲折动人的情节，但在世纪初看来，它的新鲜之处就在于，当网络刚刚走进我们的生活时，作品就很聪明地把恋爱的地点由现实的世界搬到了虚无的网络，让现实中俊男靓女的爱情故事在网络中继续上演，并由此成为“网络文学”的开山之作，“痞子蔡”蔡智恒也一夜成名。

《桃李》作者张者，发表时间：2002年

有人说，《桃李》描述了跨世纪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是一部当代的《儒林外史》，也有人说，《桃

李》是在讲北大的故事，是在讲中国最富盛名的校园里的一些不那么有名的小故事，其实，一部作品的优秀，正在于他的多义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你说它开启了新世纪另类的校园文学，也未尝不可。

《无字》作者张洁，发表时间：2001年

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始，女作家张洁始终没有走出“恋父”的阴影，《无字》亦然。只是在这部作品中，“父”的形象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和家庭的勾心斗角中黯然解体，茫茫穹宇下，作者叩问着每个人的灵魂……老子有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太深重的苦难恐怕难以表述，太饱满的感情恐怕无法言说，是曰《无字》。我们却于《无字》中看到了作家对人类精神家园的苦苦寻觅，听到了作家对新世纪的美好祈盼。

还可以安静平和；我们的周围，不仅有轰轰烈烈的革命，还有平平淡淡的生活；我们的灵魂里，不仅有美丽的玫瑰，还有玫瑰下扎人的刺。

五光十色：新的世纪，多元的文化，多元的载体，每个人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这声音，

[文/吉光]

情书的故事

1978年，早春的气息弥漫在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当迎春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在北海公园发现了恋人的身影，此前整整10年被视为违反革命纪律的恋人约会开始半公开化。这一年，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30多岁的晚恋情人才第一次拉着手走进公园。此时，他们不再受缚于世俗的偏见。“恋爱”，终于能以它的本来面目示人。

曾经有人这样描述过自己的情书经历，第一次给心爱的女孩写信，满纸浓墨重彩两个大字：求婚。女孩回信同样简洁明了：讨厌。男孩穷追不舍，一个大大的问号贴到了女孩的宿舍门口，这女



孩心知肚明，悄悄取回宿舍，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红晕，然后，回信的字数终于增加了一个——等等看。终于，相知相恋四年之后，他们面临着毕业分配各奔东西的难题，男孩子把决定权交给了深爱的女孩——“怎么办”，同样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又包含着多少期待与渴望！女孩子两个字的回答可以让所有人感动——“草原”，吟咏着那首千百年来流传的歌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他们带着年轻人全部美满的幻想，来到了边疆，来到了曾经一片苍翠的大草原，看到了“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奇景，也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黄沙漫天的日夜……现在，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二十几个年头，相依相伴，讲起当年的情书，他们仍然为自己喝彩，“……当年毕业支边过去的，我们班就去了十个！”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是我大学的系主任，这个故事，是那个时代爱情中的华彩篇章。带着刚刚解冻的时代的羞涩，带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就在这样无数年轻人的憧憬和奉献中起步……

我想我们都对沙叶新的名篇《约会》记忆犹新，其实，那是一个时代爱情的缩影，第一次约会，定在公园的树荫下，双方手捧一封来自对方的情书，小心翼翼地相互试探……那个时代的约会，或许青涩、或许矫情，但是，不管怎样，毕竟有了情书，毕竟“亲爱的”三个石破天惊的



大字终于大大方方地显现在信纸上，毕竟我爱你不再是令人忌讳的表白，毕竟，冰冻多年之后，我们终于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美丽的爱情，“我如果爱你，绝不作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作痴情的鸟儿，为绿荫进献单调的歌曲……”女诗人舒婷的一首在今天读来有些稚嫩的《致橡树》成为那个时代绝佳的爱情表白。

今天，我们回味那个时代，回味今天看来有些过时的情书，我们无法忘记的是三十年来中华民族的拼搏与奋进……

[文/吉光]